

引用格式: 马延孝.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J]. 资源科学, 2023, 45(10): 2026–2038. [Ma Y X. Progress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abroad and implications[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10): 2026–2038.] DOI: 10.18402/resci.2023.10.08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

马延孝

(青海民族大学旅游学院, 西宁 810007)

摘要:【目的】考古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 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源,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了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果】①1993—2022年,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发文量整体呈快速发展趋势; ②国外研究机构多以约旦和西班牙的高校为主, 缺乏跨地域的机构合作群体; ③研究内容上, 国外考古旅游多聚焦于旅游目的地开发、旅游者行为以及旅游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等方面, 且侧重于某个考古遗址的个案实例研究; ④国外研究多关注于游客体验、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等相关的传统命题, 未来气候变化、案例地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将是重点关注的话题。【结论】通过对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现状的分析, 本文认为未来国内考古旅游研究应从开拓研究视野、扩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以及加强合作交流等方面加以关注。本文深入把握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演进态势与前沿焦点对于提升中国考古旅游研究水平, 促进考古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考古旅游; 知识图谱;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文献计量

DOI: 10.18402/resci.2023.10.08

1 引言

文化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共享财富, 是人类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是不可再生且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1]。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遗产”的概念, 该公约旨在保护、利用和继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下属的文化遗产, 并为保护和修复全人类共同遗产作出积极贡献^[2]。

考古遗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 承载着古代的文化信息, 是人类共同财产, 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语境下, 其往往与考古、遗产和旅游三者相联系^[4-5]。具体而言,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科学考察人类地点、文化、社会和文物来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 它通过发现、挖掘过去的社会物质文化与遗产相关联, 而遗产则以考古成果的展示与旅游紧密联系^[6]。例如参观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其他过去的实体展览都是遗产旅游的

主要组成部分^[7], 而不断增长的旅游业和日益商品化的考古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旅游、遗产和考古间的关系^[8]。

考古旅游(Archaeological Tourism, AT)作为一种以参观和体验古遗址和历史名胜古迹为重要内容的旅游形式, 其原动力是人们对过去或古代历史文化的热情和兴趣^[9]。在世界范围内, 最早的考古旅游可追溯至公元前1600年, 当时的旅游活动仅是以文化猎奇、寻找宝藏为目的的个体性偶然活动, 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旅游范畴^[10]。20世纪80年代,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旅游在埃及、墨西哥、秘鲁等文明古国兴起, 且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旅游目的地。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随着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和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持续提高, 以考古活动、考古探索为旅游吸引物的考古旅游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

收稿日期: 2023-05-04; 修订日期: 2023-08-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MZ03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6@ZH021)。

作者简介: 马延孝, 男, 青海平安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资源、民俗学等。E-mail: 812797680@qq.com

2023年10月

注。现阶段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考古遗产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11]、旅游发展潜力^[12]、游客体验^[6]、游客动机^[13]以及管理保护^[14]等方面。而国内考古旅游研究,则主要聚焦于资源开发保护^[15]、开发原则^[16]、产品设计^[17]、发展路径^[18]以及旅游者利益冲突管理^[19]等方面。纵观国内外考古旅游研究,大多数以文本归纳式的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客观数据、量化评价等内容。鉴于国内考古旅游研究正逐步与国际接轨,有必要厘清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发展脉络,开展能够客观反映该领域知识动态演变过程的可视化定量研究。因此,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样本数据来源,借助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20-22],绘制了国外考古旅游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对其研究动态、发展规律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其研究的基本特点、研究力量(作者、机构)和研究热点等,以期把握国外考古旅游研究进展,为国内考古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了上万种高质量、高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受到

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23]。故本文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设定主题词为‘Archaeological Tourism’,设定语种为‘English’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检索日期为2022年11月5日,共检索得到646条文献记录。然后,将文献的“全纪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按对应格式导出以备分析。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的文献,经审核标题、摘要、关键词后剔除不相关文献,共计得到454篇有效文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是专门用于文献数据计量和分析的信息可视化工具^[24],其主要是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某一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动向,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对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25]。本文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年度发文量、研究力量、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等内容进行量化和综述。

3 计量结果与可视化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统计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见图1。整体来看,1993—2022年11月5日(图表中简称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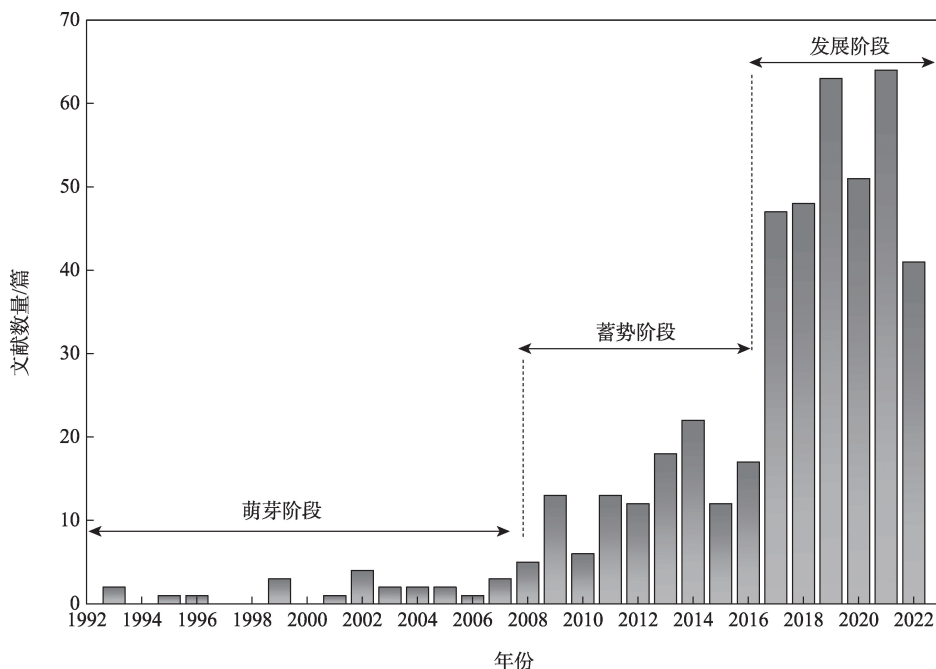


图1 1993—2022年国外考古旅游研究文献发文数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literature, 1993-2022

年),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发文数量呈持续增加趋势,从时间脉络可将考古旅游的演进历程分为3个阶段。①1993—2008年的萌芽阶段:时间范围较长,但年均发文量相对较少,基本保持在5篇以内,表明只有少量学者关注该领域;②2009—2016年的蓄势阶段:发文数量逐年攀升,单年发文量不断增加,年均发文量达14.1篇,说明此阶段考古旅游研究已受到国外学者的重点关注;③2017—2022年的发展阶段:文献数量极速增加,总量达314篇,占本文数据来源有效文献数量(454篇)的69.16%,表明考古旅游研究已迈入“快速发展期”,极具发展潜力。

3.2 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CiteSpace对样本文献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整理得到样本文献中发文量排名前10名的研究机构(表1)。结果显示,约旦亚穆克大学(9)、西班牙马德里大学(8)、埃及本哈大学(4)、美国克莱姆

森大学(4)、俄罗斯南联邦大学(4)是共现频次在前3位的研究机构,其次为英国伦敦大学、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意大利3D研究机构、美国芝加哥大学、土耳其伊兹密尔理工学院等。其中,约旦和西班牙两国关注考古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但产生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跨国、跨区域的大型合作机构群体。

3.3 研究作者分析

研究者是促进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合作网络关系则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要素^[26]。通过对研究作者的分析得出(表2),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发文最多的是来自约旦亚穆克大学的Abdelkader Ababneh教授,其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为9篇,其余学者的发文量均在2篇左右。由此说明该领域作者间的合作还不够紧密,研究者合作网络相对分散,且合作交流较少,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团体,未来应加强各研究团队间的联系与合作。

表1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发文量前10名的机构

Table 1 Top 10 foreign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序号	机构	频次	首发年份
1	约旦亚穆克大学(Yarmouk University)	9	2017
2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Madrid University)	8	2011
3	埃及本哈大学(Benha University)	4	2017
4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	4	2012
5	俄罗斯南联邦大学(Southern Federal University)	4	2017
6	英国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	3	1999
7	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Mickiewicz University)	3	2017
8	意大利3D研究机构(3D Research Institute)	2	2020
9	美国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	2011
10	土耳其伊兹密尔理工学院(Izmir Polytechnic Institute)	2	2022

表2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作者

Table 2 Authors with two or more publications in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首发年份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首发年份
1	Abdelkader A	9	2014	11	Alena A P	2	2017
2	Dmitry A R	4	2017	12	Hulya Y	2	2022
3	Abdulla A	2	2017	13	Roberto B G	2	2022
4	Maria J V	2	2017	14	Maria F B L	2	2018
5	Pablo G	2	2017	15	Eman M A	2	2018
6	Antonino F	2	2019	16	Joaquin A M	2	2018
7	Vincenzo B	2	2019	17	George P	2	2020
8	Noga C	2	2019	18	Nuria R V	2	2018
9	Cengiz A E	2	2016	19	Abdelouahed L	2	2020
10	Abdelrahman A	2	2018	20	Pattarachit C G	2	2022

2023年10月

3.4 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通过对某一领域下的被引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识别该领域中奠基性或高影响力文献,具有展现该领域下有重要贡献的关键文献作用^[27]。在外国考古旅游研究领域高被引前8名的文献中(表3),被引频率最高的文献为英国埃克塞特大学Ross等^[28]于2017年发表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杂志上的“Archaeological tourism: A creative approach”一文,该研究将旅游提供者在促进创造性旅游体验方面的作用概念化,并对考古旅游框架进行了重新厘定。约旦亚喀巴约旦大学的Alazaizeh等^[29]发表的“Value orientations and heritage tourism management at Petra Archaeological Park, Jordan”一文的引用频次也较高,该研究认为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是实现遗产旅游可持续性的关键概念,并详细探讨了价值观影响管理行为偏好的内在机制。此外,高被引文献中还包括Li等^[6]关于中国考古遗产旅游的一项研究工作,该研究说明了考古和文化资源是如何促进游客体验的,并提出应将社区内的各种资源整合到考古旅游中。Rasoolimanesh等^[30]通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居民感知的异质性,并指出感知对支持和参与遗产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这为考古遗产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作

出了积极贡献。整体来看,该领域高被引前8名文献为考古旅游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框架。

4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热点及趋势演进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作为文献核心内容的高度提炼,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31]。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出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图谱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其中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愈高,中心性愈高,其所代表的主题热点程度愈高,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也就愈大^[32,33]。

图2和表4结果显示,旅游(tourism)一词作为样本文献检索的主题内容出现频次高达50次;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管理(management)、遗产(heritage)、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考古遗产(archaeological heritage)、遗址(site)、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等关键词由于出现频次较多也成为图谱中的重要节点。结合中心性 ≥ 0.1 的关键词,如cultural heritage(0.28)、site(0.27)、tourism(0.25)、experience(0.20)、history(0.15)、archaeology(0.14)等。总体来看,上述内容基本囊括现阶段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主要方面。

表3 国外考古旅游高被引文献前8名

Table 3 Top eight highly cited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publications

作者	题名	来源期刊	年份	被引频次
Ross D et al	Archaeological tourism: A creative approach	<i>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i>	2017	13
Richards G et al	Cultural Tourism: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d trends	<i>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i>	2018	7
Alazaizeh M et al	Value orientations and heritage tourism management at Petra Archaeological Park, Jordan	<i>Tourism Management</i>	2016	7
Li H Y et al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touris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Daming Palace from the tourists' perspective	<i>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i>	2017	5
Ababneh A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s to Heritage Site-Based Values, Reflections from the Heritage Site of Umm Qais, Jordan	<i>Archaeologies</i>	2016	3
Rasoolimanesh S et al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in World Heritage Site Destinations	<i>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i>	2017	3
Al-Tokhais A et al	Manage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Saudi Arabia	<i>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i>	2019	3
Barrile V et al	Geomatics and augmented reality experiments for the cultural heritage	<i>Applied Geomatics</i>	2018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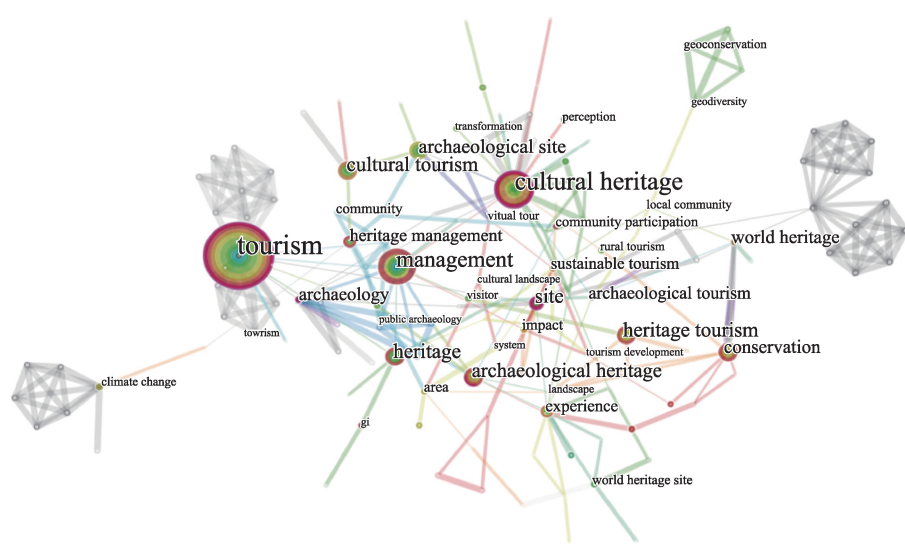


图2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表4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出现频次≥14和中心性≥0.1的关键词

Table 4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bove 14 (including 14) and centrality above 0.1 (including 0.1) in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序号	词频	关键词	序号	中心性	关键词
1	50	旅游(tourism)	1	0.28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2	42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2	0.27	遗址(site)
3	25	管理(management)	3	0.25	旅游(tourism)
4	20	遗产(heritage)	4	0.20	体验(experience)
5	20	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	5	0.15	历史(history)
6	19	考古遗产(archaeological heritage)	6	0.14	考古(archaeology)
7	17	遗址(site)	7	0.11	考古遗产(archaeological heritage)
8	17	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	8	0.11	考古旅游(archaeological tourism)
9	15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9	0.10	管理(management)
10	14	保护(conservation)	10	0.10	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11	14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11	0.10	遗产管理(heritage management)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上述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该研究领域热点是否具有共性,采用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绘制出了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3)。前人研究表明^[25],聚类清晰度可依据模块度 Q 值和平均轮廓 S 值加以衡量,当图谱中的 Q 值 > 0.3 时,表明聚类结构显著;当 S 值 > 0.5 时,表示聚类结构合理; S 值 > 0.7 时则表明聚类是可信的。根据参数显示,本文 Q 值为 0.8157,表明聚类划分结构合理; S 值为 0.9033,表明聚类是可信的。图谱中显示了 7 个聚类,即#0 pref-

erence(偏好)、#1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2 world heritage(世界遗产)、#3 public archaeology(公众考古)、#4 marine conservation(海洋保护)、#5 contested site(争议地点)、#6 archaeological tourism(考古旅游)、#7 heritage management(遗产管理)。

根据对关键词共现(图2)和网络聚类的分析(图3)找到了诸多关键词。为进一步厘清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发展脉络。本文通过对样本文献中重点文章的研读,归纳总结出现阶段国外考古旅游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3个方面:

(1)旅游目的地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研究

2023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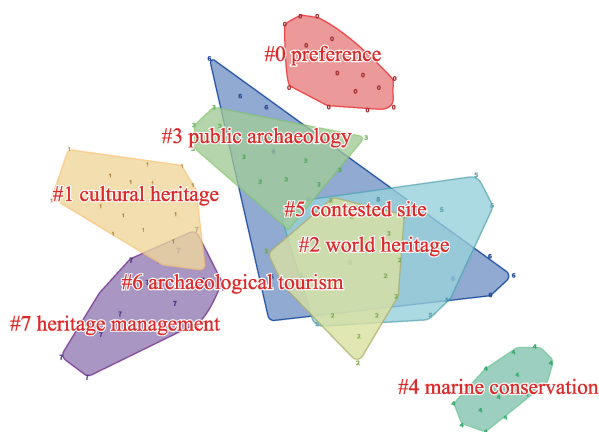


图3 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3 Cluster map of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keywords

一般而言,准确识别目的地旅游资源所属的内在特性和外部环境要素,是考古旅游资源评价的两个基础。一方面,学者们关注对考古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估。例如,Fakhrieh等^[34]以约旦乌姆吉玛尔遗址为研究对象,指出该遗址拥有丰富的考古旅游潜力和多样化的价值,但由于缺乏基础旅游设施、前期保护工作的滞后和呈现手段的单一,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Filimonova等^[35]对俄罗斯奥伦堡州草原地区的考古旅游资源进行了鉴别与分类,绘制了Kar-galy矿区和Alandskoye定居点等最具潜力的旅游景点,认为考古旅游的发展应考虑到邻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潜在游客的愿望。与此同时,亦出现了研究视角及方法运用更为独特的探索。如Akhmedenov等^[36]通过创建重要纪念碑的交互式地图,评估了哈萨克斯坦Atyrau地区考古旅游的开发潜力,以此来展示当地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考古旅游开展策略性研究。如Chigozie^[33]通过梳理尼日利亚潜在的考古旅游资源,指出考古旅游能够为当地社区、政府以及考古和旅游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进而能有效缓解尼日利亚居民的贫困问题^[37];Sabry^[38]认为埃及现存的考古遗址(Saqqara、Aswan、Abu Simbel等)是支持国民经济和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之一,未来可通过开发考古遗址和历史地点来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Kisasebe^[39]指出开展考古旅游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游客体验和延长停留时间,还可以减少对野生动物所带来的压力。总体来看,上述研究为考古旅

游资源开发提供了有效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旅游资源开发与考古遗产保护间的矛盾关系。但在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考古遗产自身及周边环境损害以及如何寻求旅游资源开发与考古遗产保护间的动态平衡等方面,仍有探索的空间。

(2) 旅游者行为研究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大众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学术界逐渐对考古旅游者的行为意向展开了相关研究,尤其对旅游者主体性给予了广泛关注。如Waleed等^[40]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证明了社区居民的情感团结、心理赋权、社会赋权和政治赋权与旅游业发展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airna^[41]运用认知层次结构模型,研究发现考古遗产地管理规范 and 游客行为间的关系并不强烈,而这与工作人员未建立相应的遗址管理规范和社会不同阶层游客对考古遗址的内在价值缺乏了解密切相关。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以视角多元化、方法多样化为主要特点的考古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日益增多。如Nikolaos^[42]采用问卷调查法,得出青年作为主要的消费群体,对遗址纪念碑、文化景观等基本属性感到满意,而对于场所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设备的操作功能不太满意;Victor等^[43]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提出将体验评分为非常好或满意的游客通常分享建筑物、寺庙、修道院、旅游及遗址等主题内容,相反地将体验评为糟糕或不满意的游客则分享了围绕昂贵、动物、马车、当地人和商店等概念的叙述;Chen等^[44]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提出游客体验质量对感知价值和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且认为游客的体验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及行为意图间存在显著关系。而感知价值会对游客的忠诚度产生直接影响^[45],区域环境、营销方式、审美吸引力则会对游客所参观遗产地的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46]。考古遗产地旅游者的体验是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如Alia^[47]认为,“将过去带入生活”的潜力是旅游者在体验过程中的核心价值,未来可通过现场重建、游客中心和数字重建等方式加以呈现,从而提供更好的游客体验;Cameron^[48]则认为,遗产地应需在历史、时间和地理背景下呈现,旅游者必须接受关于东道主地区和当地原著居民文化的教育,以此来增强旅游体

验,鼓励游客行为。另有学者^[49]运用问卷调查和视觉法对考古遗产地旅游者的拥挤感知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与国内游客相比,国际游客对拥挤的容忍度更低。此外,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诸多学者也对考古遗产地游客的虚拟体验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如Miguel等^[50]以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Ulaca Oppidum考古遗址为例,评估了该地区开展虚拟旅游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能性;Mujde等^[51]则以虚拟用户的在线评论为资料,得出怀旧(Nostalgia)、存在(Presence)、学习参与(Learning to Engage)和服务体验(Service Experience)是考古遗产地游客虚拟体验的重要决定因素。总体来看,考古旅游者行为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3)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研究

考古旅游目的地的管理与保护也是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Ibrahim^[52]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旅游者对约旦安曼考古遗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和管理的参与不足、政府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以及国家层面保护管理政策的缺乏,是阻碍其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Hayat^[53]同样采用定性和结构访谈法进行研究,认为政府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缺乏对考古场所的了解与保护,以及缺少政府资金和国际援助,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考古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53];Fernando等^[54]认为,通过运用游客流量管理程序(VFMP),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游客对遗址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游客流量在旅游考古遗址中的效益;Owas^[55]以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山谷世界遗产地为例,强调了有关考古旅游和遗产管理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于遗产旅游的最佳管理方针,以此减少游客涌入对遗址所造成的威胁;Almasri等^[56]以约旦乌姆盖斯遗址为例,认为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控制游客密度、采用标识牌、游客服务中心、宣传手册、高科技解说媒体等手段对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培训,以及组建由管理者、考古学家、旅游开发商、档案员、解说员及其他熟悉遗址管理规划人员等构成的管理团队,有助于考古遗址的长期有效保护;Walle等^[57]基于社区的资源管理(CBRM)模式,认为与当地社区分享权力,有助于保护考古遗产和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Abdelkader^[58]则采用现场访谈、

观察及文献资料法,认为约旦德卡波利斯遗址的旅游缺乏系统的综合规划,未来在开发相关旅游项目时,应考虑从不同角度看待遗产和旅游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Nur等^[59]通过对马来西亚Sarawak遗址工作人员的访谈调查,认为考古学家、遗产管理者和当地社区参与间的三方合作,有助于将遗址作为旅游产品而加以保护,反之考古遗产地的价值将因现代化进程而破坏或丧失;Mustafa等^[60]以约旦佩特拉遗址为例,提出设计改进指示牌和招募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能够限制游客的持续时间和群体规模,进而减少游客对遗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实现该地区更可持续的旅游发展^[61];Nirit等^[62]通过构建考古遗址可持续性指数(SIAS)模型,提出环境、经济、价值观和文化、组织和立法以及社会和社区对以色列考古旅游的长期管理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未来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使其共同参与到考古旅游目的地的管理与保护中来,以期实现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3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研究动态、新兴趋势,而突现词作为某一时期内关键词使用次数增加情况的比率,能够体现出研究前沿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63]。本文为分析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前沿主题与发展趋势,将筛选所得的454篇有效文献导入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得到国外考古旅游关键词突现状况(表5)。

由表5可知,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前沿可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1)1993—2017年,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处于萌芽阶段,产生了诸多具有突现度和中心度的突现词。考古旅游(archaeological tourism)是该阶段突显强度最高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突现词,其突现度为3.02,延续时长为4年,是整个研究网络的中心节点之一。此外,历史(history)、考古(archaeology)、旅游(tourism)、管理(management)和地点(place)也具有较高的突现度,平均突现度为2.02。由此可见,萌芽阶段的考古旅游将自身定位为旅游产业中的新兴业态,主要与历史、考古等内容结合,开展概念界定、目的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28,52]。

(2)2017—2019年,国外考古旅游处于蓄势阶

表5 国外考古旅游相关文献前25位突现关键词

Table 5 Top 2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f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关键词	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1993—2022年
history	1.73	2007	2012	
archaeology	2.95	2009	2016	
tourism	1.85	2012	2012	
archaeological tourism	3.02	2013	2017	
management	1.8	2015	2016	
heritage	3.5	2017	2018	
experience	2.64	2017	2020	
geoconservation	2.6	2017	2018	
world heritage site	2.42	2017	2018	
place	1.79	2017	2017	
visitor	2.47	2018	2019	
museum	1.85	2018	2018	
perception	1.7	2018	2018	
heritage tourism	2.68	2019	2020	
transformation	2.29	2019	2019	
sustainable tourism	2.01	2019	2022	
heritage management	1.99	2019	2022	
conservation	1.99	2019	2022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1.72	2019	2019	
model	1.72	2019	2019	
rural tourism	1.69	2019	2022	
impact	2.54	2020	2022	
climate change	1.86	2020	2022	
area	1.84	2020	2022	
Support	1.7	2020	2020	

段,虽然该阶段时间较短,但涌现出了较多的突现词,包括遗产(heritage)、体验(experience)、地质保护(geo-conservation)、世界遗产地(world heritage site)、游客(visitor)、博物馆(museum)、感知(perception)、转型(transformation)、文化遗产管理(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模式(model),平均突现度为2.29。由此可知,此阶段的研究领域与视角在不断扩充,由萌芽阶段的基本概念界定、目的地管理主题延伸至遗产地保护、游客感知(体验)、管理模式转型等主题,反映出该阶段考古旅游具有较强的实践倾向性,开始聚焦于“遗产地保护”和“利益相关者”等方面问题^[40,53]。如体验、游客、遗产、地质保护均有较高的突现度,分别为2.64、2.47、3.50、2.60,进一步表明考古旅游领域研究中对遗产地保护和利益相关者(游客)的广泛关注。但需要说明的是,游

客、遗产、地质保护作为考古旅游地发展中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对其关注的持续时间较短,表明今后此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3)2019—2022年,考古旅游处于发展阶段,该领域出现的突现词包括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影响(impact)、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保护(conservation)、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遗产管理(heritage management)、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等,其中,影响和可持续旅游的突现度均较高,分别为2.54和2.01。此外,气候变化、保护、遗产管理、乡村旅游作为突现词出现。综上,气候变化对考古旅游的影响^[64]、可持续发展^[65]及管理保护^[66]等是这一阶段的热议话题,且注重与乡村旅游发展间的相互结合^[67]。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发展,相关研究仍是考古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68,69]。

5 研究展望

未来中国考古旅游研究除借鉴国外考古旅游研究成果外,还应从中国国情和旅游业态的发展特征入手,可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1)拓宽研究视野。考古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活动形式,体现了考古与旅游活动间的相互结合,考古事业与旅游业态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考古学与旅游学间的相互交叉。在这种综合学科特性背景下,对其进行研究就需要以综合的视角加以考量,要以各学科间的相互融合来提升考古旅游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方法创新。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的不断发 展,学科间的融合发展已成常态化趋势,且在不同学科领域解决实践问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考虑到考古旅游涉及旅游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且包括考古学者、游客、目的地管理者等利益群体。因此,未来应通过加强旅游学与各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并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手段来提高考古旅游研究的创新能力。

(2)拓展研究内容。一方面,需拓宽研究范围。中国幅员辽阔,考古旅游资源丰富,国内能进行相关研究的范围较国外更广。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河南省、山西省、西安市、洛阳市、徐州市、重庆市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目的地开展研究,且多聚焦在知名度较低的案例地(如牛河梁、赵王城遗址);而国内较为著名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四川三星堆、青海喇家等极具发展潜力的考古遗址却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另一方面,需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深度。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现阶段中国考古旅游正值发展的初期阶段,故需从考古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资源开发评价、内涵价值彰显、旅游产品设计、旅游体验质量、品牌形象打造、资源活化利用及旅游市场营销等方面着手构建研究框架;同时,还需深入探究未来考古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方针间相融合的内在逻辑等,进而提升该研究在解决综合性问题上的能力和水平。

(3)创新研究方法。现阶段国外相关研究多应用数理模型、统计工具等,反观国内考古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相对较少。因此,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应加强方法创新,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与数理统计、数学模型、实验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综合运用,不断推进考古旅游的深层次研究,以期实现考古旅游研究方法从传统到现代、从微观到宏观、从时间到空间的有机结合。

(4)加强与国际学者间的合作。目前而言,国内开展的考古旅游研究均以本土研究者为主,缺乏与国际学者的合作。因此,今后中国学者需加强同世界各国间的合作,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到中国考古旅游研究的行列中来,推动跨国、跨区域研究合作关系网的形成,进而可充分发挥团队力量,产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提升中国在考古旅游研究领域的综合实力。

6 结语

整体来看,现阶段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内容丰富多样且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这对于未来考古旅游发展、游客满意度提高以及旅游目的地综合效益提升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既包括考古遗产地的资源开发与评价、旅游者行为研究,也包括管理保护研究。与此同时,随着考古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兴热点日益涌现,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尤其关注气候变化、遗产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考古旅游间的结合。与国外对比,国内考古旅游基础研究较为滞后,表现在相关成果较少、研究方向不明确、研究方法浅显等方面,特别是在实践方面的关注更为欠缺,迄今未见产业转化和指导方面的成果报道。现阶段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开发原则、产品设计、发展路径以及旅游者利益冲突管理等方面,研究方法均以定性分析为主。在研究力量方面,国外考古旅游呈现出“两家独大”的态势。具体而言,国外考古旅游研究以约旦和西班牙两国居多,处于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而国内与西方国家间的合作研究仍处于“空白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R]. Paris: UNESCO, 2021.

2023年10月

- [2] 张成渝.《世界遗产公约》中两个重要概念的解析与引申:论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40(1): 129-138. [Zhang C Y.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for 2 important conception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Study on the world heritag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04, 40(1): 129-138.]
- [3] 厉建梅. 考古遗产的社会价值与产业化利用路径探讨[J]. 东南文化, 2016, (2): 13-18. [Li J M. A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valu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heritage[J]. Southeast Culture, 2016, (2): 13-18.]
- [4] 张朝枝, 杨继荣. 建构与协商: 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再认识[J]. 旅游学刊, 2022, 37(11): 75-84. [Zhang C Z, Yang J R.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Reflection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1): 75-84.]
- [5] 李小波. 三峡文物考古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与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J]. 旅游科学, 2006, (1): 12-17. [Li X B. The approaches to transform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relics discoveries into tourist products and the space-tim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Heritage Corridor[J]. Tourism Science, 2006, (1): 12-17.]
- [6] Li H Y, Zhu Q.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touris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Daming Palace from the tourist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6, 12(4): 1-14.
- [7] Pacifico D, Vogel M. Archaeological sites, modern communities,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3): 1588-1611.
- [8] Jafari J. Encyclopedia of Tour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9] Srivastava S. Archaeotourism: An approach to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area development[J]. Glob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Studies, 2015, (2): 1-12.
- [10] 王京传. 考古旅游: 互动视野下的考古与旅游[J]. 旅游学刊, 2009, 24(8): 58-65. [Wang J C. Archaeotourism: Archaeology and tour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8): 58-65.]
- [11] Ibrahim W, Yusif A A, Ibrahim C.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places and how to develop them in Ranya District: A study in the geography of tourism[J]. Journal of Raparin University, 2023, 10(2): 773-793.
- [12] Abuhala M, Haider, Nadeem, et al.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ourism potential in Southern Punjab: A study of Cholistan Desert, Bahawalpur[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2023, 11(2): 139-148.
- [13] Albaharat F, Khawaldah H, Alzboun 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mman Governorate, Jordan[J]. An-Najah University Journal for Research-B (Humanities), 2023, DOI: 10.35552/0247.37.6.2030.
- [14] Mohd A A, Mohd H A H, Shyeh S K M, et al. Geoarchaeosites for heritage tourism product of Kuala Muda District, Kedah, Malaysia[J]. Geojournal of Tourism and Geosites, 2023, 46(1): 63-69.
- [15] 曾宝栋. 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J]. 黑龙江史志, 2014, (15): 345. [Zeng B 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J]. Historical Records of Heilongjiang, 2014, (15): 345.]
- [16] 刘德兵, 陈少玲. 浅析我国古代考古遗址旅游开发原则[J]. 农业考古, 2010, (3): 263-265. [Liu D B, Chen S L.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anci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0, (3): 263-265.]
- [17] 李艳花, 寇磊. 西安、洛阳考古旅游产品设计[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0, 36(5): 544-549. [Li Y H, Kou L. The design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products for Xi'an and Luoyang City[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20, 36(5): 544-549.]
- [18] 师永伟. 河南发展考古旅游的路径思考[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2, (4): 83-87. [Shi Y W. Reflections on the path of developing archaeological tourism in Henan[J].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2022, (4): 83-87.]
- [19] 赵英梅. 考古旅游景区开发中的利益相关方冲突管理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1. [Zhao Y M. Conflict Management of Stakehol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Scenery[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1.]
- [20] 岳婷, 李梦婷, 陈红, 等. 碳中和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J]. 资源科学, 2022, 44(4): 701-715. [Yue T, Li M T, Chen H, et al. Carbon neutrality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trend: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4): 701-715.]
- [21] 谢伶, 王金伟, 吕杰华. 国际黑色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 基于CiteSpace的计量分析[J]. 资源科学, 2019, 41(3): 454-466. [Xie L, Wang J W, Lu C H. Knowledge mapping of international dark tourism research: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using CiteSpace[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3): 454-466.]
- [22] 彭飞, 富宁宁, 胡伟, 等. 国内外海洋资源研究知识图谱解析及启示[J]. 资源科学, 2020, 42(11): 2047-2061. [Peng F, Fu N N, Hu W, et al.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map of marine resources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11): 2047-2061.]
- [23] 石勇, 姚前, 王文华, 等. 基于Web of Science的旅游风险研究进展[J]. 资源科学, 2021, 43(5): 1038-1050. [Shi Y, Yao Q, Wang W H, et al. Progress of tourism risk research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eb of Scie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5): 1038-1050.]
- [24] Chen C M. 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 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4, 101: 5303-5310.

- [25]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Chen Y, Chen C M, Liu Z Y, et al. The methodology function of Cite Spa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5, 33(2): 242–253.]
- [26] 侯国林, 黄震方, 台运红, 等. 旅游与气候变化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15, 35(9): 2837–2847. [Hou G L, Huang Z F, Tai Y H, et al.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in tourism and climate change research[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9): 2837–2847.]
- [27] 林晓艺, 李沐纯. 基于 CSSCI 的我国生态旅游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 6(1): 24–32. [Lin X Y, Li M C. Mapping knowledge analysis of eco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based on CSSCI[J]. 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6(1): 24–32.]
- [28] Ross D, Saxena G, Correia F, et al. Archaeological tourism: A creative approac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7: 37–47.
- [29] Alazaizeh M M, Hallo J C, Backman S J, et al. Value orientations and heritage tourism management at Petra Archaeological Park, Jorda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7: 149–158.
- [30] Rasoolimanesh S M, Jaafar M.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in World Heritage Site destination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DOI: 10.1080/10941665.2016.1175491.
- [31] 钟林生, 李猛.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热点演变与趋势: 基于 Cite Space 知识图谱分析[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11(1): 95–110. [Zhong L S, Li M. Hotspots and trends of eco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A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using CiteSpace[J].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1, 11(1): 95–110.]
- [32] Tong T, Luo Y Y, Qin Y.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of tourism behavior research based on CiteSpace[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 9(1): 83–92.
- [33] 李想, 马蓓蓓, 闫萍. 《人文地理》1986–2015 年载文分析与研究热点[J]. 人文地理, 2018, 33(1): 1–7. [Li X, Ma B B, Yan P. Analysis of the published articles and hotspot domains in *Human Geography* from 1986 to 2015[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1): 1–7.]
- [34] Fakhrieh D, Abdelkader A, Furat A. Assessing Ummel-Jimal's potential for heritage tourism[J]. Archaeologies, 2017, 13(2): 1–29.
- [35] Filimonova I V C, Natalia S.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of steppe zone as tourism development resource (case of Orenburg Region) [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DOI: 10.1088/1755–1315/666/6/062083.
- [36] Akhmedenov K, Sdykov 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Atyrau Region as tourism development resource[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DOI: 10.1088/1755–1315/817/1/012001.
- [37] Abidemi B.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igeria: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tourism[J]. Anatolia Turizm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2007, 18(2): 223–242.
- [38] Sabry A E A.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within the national project for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gypt[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22, DOI: 10.22161/jhed.4.2.8.
- [39] Kisasembe R A. Chaga archaeological caves as an untapped treasure of tourism product diversification[J]. Afric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2022, 11(2): 683–693.
- [40] Waleed W, Burhan A S, Muhammad J. Role of local residents in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A case of district Mardan [J].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2018, 41(2): 181–203.
- [41] Mairna M. Behavior of Tourists in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 Case of Jordan)[D]. Colordao: Colordao State University, 2005.
- [42] Nikolaos B. Youth visitors' satisfaction in Greek cultural heritage destinations: The case of Delphi[J].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12, DOI: 10.1080/21568316.2012.747986.
- [43] Victor O O, Mehmet B S, Taiwo T L, et al. Exploring tourists' experiences when visiting Petra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site: Voices from trip advisor[J]. Consumer Behavior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2023, 18(1): 81–96.
- [44] Chen C F, Chen F S. Experienc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for heritage touris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1): 29–35.
- [45] Maria F B L, Nuria R V, Joaquin A M, et al. Archaeological tourism: Looking for visitor loyalty drivers[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9, 1(2): 60–75.
- [46] Ivana B, Miroslav D, Vujicic D V,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visitor satisfaction at heritage sites: The case of Serbian Medieval Fortresses[J]. European Researcher, 2013, 47(4): 986–998.
- [47] Alia W. Presenting Pompeii: Steps towards reconciling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at an ancient site[J]. Pap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13, DOI: 10.5334/pia.406.
- [48] Cameron W. Archaeological tourism: Looking for answers along Mexico's Maya Riviera[J].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 Bulletin, 2005, 23(1): 60–76.
- [49] Ensenat S F, Blanco G R. Crowding perception a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ulum, Mexico: A key indicator for sustainable cultural tourism[J]. Land, 2022, DOI: 10.3390/land11101651.
- [50] Miguel A M G, Jesus R H, Cristina S B, et al.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virtual tours: The Ulaca Oppidum (Central Spain) as a case study[J]. Remote Sensing, 2022, DOI: 10.3390/rs14030524.
- [51] Mujde B, Caglar B. Back in Time with Immersive Heritage Tourism Experience: A Study of Virtual Reality in Archaeological Sites

2023年10月

- [R]. DOI: org/10.1007/978-3-031-25752-0_33.
- [52] Ibrahim M.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A Case Study from Amman, Jordan[C]. Varazdin: 10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5.
- [53] Hayat D T.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Turkish Republic and Northern Cyprus: Implication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9, DOI: 10.15640/jthm.v7n1a13.
- [54] Fernando E S, Oscar F, Manuel G. A visitor flow management process for touristified archaeological sites[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9, 14(4): 340-357.
- [55] Owas K, Shakirullah K. Archaeological tourism and heritag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Taxila Valley[J].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2020, DOI: 10.56220/UWJSS2022/0501/07.
- [56] Almasri R, Ababneh A. Heritage management: Analytical study of tourism impacts o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Umm Qais- Jordan [J]. *Heritage*, 2021, 4(3): 2449-2469.
- [57] Walle A. H, Asgary 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in the Middle East: A community-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l[J]. *Middle East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DOI:10.1504/MEJM.2015.069008.
- [58] Abdelkader A. Managing heritage tourism in the Decapolis sites of Jordan: Plann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Tour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2015, 15(2): 141-156.
- [59] Nur A U, Bilcher B, Baszley B B B, et al. Th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ustaining an archaeological site: The case of Sarawak, 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ervation Science*, 2022, 10(3): 441-448.
- [60] Mustafa M H, Balaawi F A. Evaluating visitor management a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Petra introduction[J].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Archaeometry*, 2013, 13(1): 77-88.
- [61] Mairna H M, Sultan N A T. The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Petra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surrounding villages[J].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1, DOI: 10.5539/ass.v7n8p88.
- [62] Nirit K L, Noga C K H. The future of the pa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t sites: The case study of Israel[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0, DOI: 10.1016/j.tmp.2020.100700.
- [63] 杨选辉, 蔡志强. 基于突变检测与共词分析的关联数据新兴趋势探测[J]. *情报科学*, 2018, 36(11): 164-168. [Yang X H, Cai Z Q. Emerging trend detection of linked data based on burst detection and co-word analysis[J]. *Information Science*, 2018, 36(11): 164-168.]
- [64] Hossain J, Rakibul H K R, Azizul H. Exploring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nexus in Bangladesh[J].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h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of Bangladesh*. 2021, DOI: 10.1007/978-981-16-2434-6_17.
- [65] Makrigiorgou S, Deffner A. The Necessity of Managing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Sites for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Delos Archaeological Site[C]. Athens: The 2010 Athens Tourism Symposium on Current Trends in Tourism Management and Tourism Policy, 2022.
- [66] Esichaikul R, Chansawang 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heritage tourism management of Sukhothai historical pa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Cities*, 2022, DOI: 10.1108/IJTC-03-2021-0035.
- [67] Walia N. Archa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study of Rakhigarhi[J]. *Zeichen Journal*, 2020, 6(12): 378-390.
- [68] Corkran R, Potter A E, Schmutz P P.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oastal Georgia heritage tourism sites[J].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2023, 63(1): 36-53.
- [69] Wang J Y, Wang M H, Dou H H, et al.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heritage tourism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Grand Canal (Beijing Section)[J]. *Sustainability*, 2023, DOI: 10.3390/su15097630.

Progress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abroad and implications

MA Yanxiao

(College of Tourism,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as an emerging form of tourism—can facilita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s the data source and the CiteSpace software for visual analysis, we developed knowledge maps of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derived: (1) There was an overall rapid increasing trend in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publications from 1993 to 2022; (2)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dominated by Jordanian and Spanish universities,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cros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groups; (3)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most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studies focused on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tourist behavior, an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case studies of particular archaeological sites; (4) Most of the foreign research focused on traditional propositions related to tourist experience an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climate change, tourism sit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key topics of research. [Conclus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futur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new research horizons, expanding research contents, innovat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trend and frontier focus of foreign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this stud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tourism.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tourism; knowledge map;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ibliometric analysis